西漢會要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三)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

宋徐天麟撰

禮四吉禮

郊議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

釐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舍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古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蜚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蜚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

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郡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畝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嘉。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

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與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幷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陽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葬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薦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一

宋徐天麟撰

禮五吉禮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郊祀志。王莽疏。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攽曰。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郊祀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徐天麟按後漢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見而祭之。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

昊青靈。勾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渭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郊祀志。封禪書。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

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祺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祺。使東方朔枚皐作祺祝。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祭以羊彘。郊祀志漢舊儀云。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祠。皆太牢。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本紀。師古曰。冬至後獵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籍田親蠶雜錄附。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結宗廟粢盛。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臣瓚曰。籍謂蹈籍。

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錄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蘭館。元后傳。漢宮闕疏云。上林有蘭館。蓋蘭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嚮。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五行志。

社稷　雜錄附。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本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爲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

武帝立子閎爲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爲燕王。策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

曰。維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紀。師古曰。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

雜錄

欒布爲燕相。燕齊之國。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睢宏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

因廢明堂事。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爲列侯。本紀

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戶。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徐天麟撰

禮六吉禮

宗廟雜錄附

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鴻嗣府北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下同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五月毀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高廟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漢舊儀云高祖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廟內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本紀

孝惠廟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本紀。

孝文廟。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本紀。

孝景廟。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本紀。

孝武廟。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

哀帝卽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爲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

孝昭廟。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悼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本紀。

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韋元成傳。

孝宣廟。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元廟。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成廟。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恭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於京師。本紀。

平帝卽位隳廢恭皇廟。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本紀

宣帝初即位卻衰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濊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與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

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白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田是浸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即位王莽白太后隳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師丹傳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百官表。

惠帝卽位。徙叔孫通爲奉常。定宗廟議法。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以無繼嗣。又復擅議宗廟之命。韋元成傳。徐天麟按貢禹建迭毀之議。乃在元帝刪除此令時。

人有盜高帝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鼂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壝垣。丞相大怒。爲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垣。迺壝中垣。不致於法。鼂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景紀中二年。

元鼎二年。任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太初三年。石德坐爲太常廟牲瘦贖論。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二年。魏不害坐爲太常孝文廟風發瓦。免。

始元六年。江德坐爲太常廟夜飲失火。免。以上百官表。

甘露元年。魏宏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宣紀。

丙顯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恩澤侯表。

韋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竟坐宗廟事繫獄。韋元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啟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梁邱賀傳。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羨菟。竈可以此罪也。霍光傳。師古曰。羨菟。竈所以供祭也。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本傳。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

建昭五年。復原廟。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

孝惠卽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本紀。

孝景卽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本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東。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本紀。

四年．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本飾．本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韋元成傳．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詳見廟議．

西漢會要卷十三

宋徐天麟撰

吉禮七

廟議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幷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

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

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於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曰。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

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成帝崩。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嚴嚴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車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

猶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十四

宋徐天麟撰

吉禮八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興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聞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酎，孝惠廟酎，孝文廟酎，景紀注云：酎三重釀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本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本紀漢儀注云。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

宗廟羔菟禮。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禮。注云。羔菟禮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陵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以上王子侯表。

鄭侯蕭勝坐不齋酎爲隸臣。功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章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章元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本紀。徐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有廟主未嘗合祭。元始元年。諸王列侯廟會。始爲禘祭。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於魯。今還其子名數於魯國。以奉夫子祀。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臣瓚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嘗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磽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蘇見反。古謂之姊姒。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酒言與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郊祀志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癒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癒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嘉其事祕世莫知也郊祀志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郊祀志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延年卽上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眞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

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郊祀志。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特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本紀。

幣玉

文帝十四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加各二。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武紀。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併祠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郊雍獲一角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腶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兔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薦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

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爲宗廟取牲官。龔遂傳。

欒布子賁。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欒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犧牲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功臣表。與傳同。百官表云。坐犧牲不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百官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祠衣上赤。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百官表。

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高帝贊。詳見上文祭祀條。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本紀。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鈞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

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同上。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宏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吾邱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邰。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記